

湖南文艺出版社

张 焯 编著

# 晚钟为谁而鸣

吴子牛

〔湘〕新登字 002 号

吴子牛 晚钟为谁而鸣

张 焯 编著

责任编辑：汤亚竹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96 年 12 月 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25 插页：1

字数：230,000

简易精装： $\frac{\text{ISBN}7-5404-1647-5}{\text{I} \cdot 1312}$  定价：13.6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长沙市芙蓉北路 564 号 邮编：410008)

## 目 录

1 主编的话 ..... 张振华、曾果伟

葛然回首

晚钟为谁而鸣 ..... 张 炫

藏经阁

113 陈奂生上城 (电影·陈奂生上城)

..... 高晓声

117 画眉鸟婉丽的鸣声 (电影·鸽子树)

..... 叶 楠

弟弟、妹妹、哥哥啊 (电影·最后一个冬日)

..... 乔雪竹

|     |                           |     |
|-----|---------------------------|-----|
| 209 | 晚钟(电影·晚钟) .....           | 张 燧 |
| 224 | 灵旗(电影·大磨坊) .....          | 乔 良 |
| 235 | 南京大屠杀(电影·南京大屠杀) ...       | 张 燧 |
|     | <b>谈艺录</b>                |     |
| 289 | 我渴望帮助和进步 .....            | 吴子牛 |
|     | <b>激扬文字</b>               |     |
| 321 | 站在生与死的临界点上透视人的性灵<br>..... | 张 燧 |
| 340 | 吴子牛创作年表                   |     |

## 主 编 的 话

### ——回望第五代

张振华 曾果伟

1984年前后崛起于东方的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作为一种令世人困惑而又振奋的群体文化现象，早在1987年张艺谋的《红高粱》弹出第一个商业化音符后便已逐渐偃旗息鼓。可是它作为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第一次高度自觉的艺术运动，在中外影坛所激起的石破天惊的反响，却是巨大而久远的。

正是第五代的大胆探索，使中国电影首次冲出国门，走向世界，真正得以与世界电影平等对话。所有这些煌煌业绩，连同他们那体现于思想和艺术统一之中的个人风格都将深深留在人们脑海里，彪炳于中国电影史册。

所谓“第五代”是指以文革后电影学院首届毕业生为骨干

的导演群体，无论在文化成因抑或创作特点上，他们都存在着许多共性。按照第五代翘楚人物陈凯歌的观点，举凡《一个和八个》、《黄土地》、《菊豆》、《黑炮事件》、《晚钟》、《二嫫》、《霸王别姬》等一大批流光溢彩、不同凡响的中国新时期电影经典之作，“都与创作者的经历与感受分不开的。十年忧愤，四载攻读，而后一泻而出，能不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确实，他们都曾饱尝生活之艰辛，经受过文革凄风冷雨的洗礼，因而普遍怀有焦虑、寻根、反思意识，其作品亦烙印着强烈的情绪体验和人文色彩。他们步入艺术殿堂伊始，适逢“四人帮”粉碎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时期；因而鄙薄传统、不满现状，敢于一反常规电影思维模式，抓住机遇实现理论与实践双向同步的“离经叛道”。他们大多具有较高的专业禀赋与艺文素质，又接受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外电影先进语汇和其它美学思潮的滋养；因而对电影新形态感觉敏锐，注重引进，善于在风格、技巧、表现手段上标新立异……

没有宣言和纲领，却曾辉煌一时的第五代导演如今已分道扬镳，遵循着各自的审美理想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因而认真回顾第五代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创作道路，全面评价他们在中国乃至世界电影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时下一项急需展开的工作。

我们编撰这套《第五代导演丛书》，正是顺应历史需求迈出的小步。

这套丛书体例上的一大特点，是导演美学风格与文学原著的相融相汇，相映成趣。

资料表明，迄今为止 80% 以上的第五代电影都改编自文学

原著（主要是小说），他们有些很注重从名家小说里发掘适宜于电影表现的题材，使原故事因附加了导演强烈的主体意识而锦上添花（如《红高粱》、《轮回》、《大磨坊》、《霸王别姬》等）；有些则对刚开始流行、尚未声名大噪的小说情有独钟，以利于从容不迫地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如《黑炮事件》、《二嫫》、《摇啊摇 摇到外婆桥》等）；有些擅长于从散文、叙事诗中吸取某些基本素材，藉此生发和张扬自己别出心裁的丰富想象力（如《黄土地》、《一个和八个》等）；第五代的改编从来不拘泥于小说原著，而是在吃透原著精神和故事内核后，抛开小说，用触发他们的思想所唤起的形象，来进行始终循着电影轨迹的再创作。为了免涉“糟蹋名著”之嫌，他们一般都小心翼翼地回避声誉卓著的文学名著，以便于对原著自由地进行新奇脱俗、甚至是肆无忌惮的“篡改”……辑入本丛书的若干第五代电影代表作的原著，是以反映这种明智的、开放的、多元的改编观。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当《黄土地》里似乎游离情节的婚宴、祈雨等具有独立象征涵义的精彩画面，令所有观众精神振奋、耳目一新时，人们大概决计不会将这部署里程碑式的电影同柯蓝平淡如水的散文《深谷回声》联系在一起；同样，张贤亮作品中并不出类拔萃的《浪漫的黑炮》，由于导演匠心独具地增设了阿里巴巴舞蹈、砖堆“多米诺骨牌”等场景而倍增艺术的张力和意味深长的审美效应；吴子牛影片《大磨坊》纵不脱乔良《灵旗》成熟的故事框架，却充满了独特而鲜明的主体意识和电影思维；周晓文再度创作《二嫫》，则用其睿智的目光一下子挖出了徐宝琦原著未触及的又一层意象性含义；尤堪称道的是《红高粱》，张艺谋大胆砍削了如罗汉大叔和九儿“不大

清白”等人物关系，偷梁换柱地把余占鳌由武装土匪司令改成轿把式、酒坊伙计，那精炼而洒脱的情节链里虽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内涵，但情绪之炽热狂放、构思之奇巧割切，竟使作家莫言看完样片不但未因“歪曲原著”而愤懑，反而对导演的才华表示了“由衷的叹服”和“妒羨”……

丛书每册篇末有专家新撰的评论，对上述艺术现象作了些分析。相信我们的读者结合鉴赏经验，捧书回味比较，一定能平添几分阅读的乐趣，而且还将获得许多有益的艺术启迪。

这套丛书所以能脱颖而出，主要有赖湖南文艺出版社的识见与胆略。曾果伟社长作为丛书的蓝图设计者，在冗繁的社务之余具体参与了每一分册的主编工作。丛书各位作者、编选者，赵荣女士及李果、杨鹏、李元、陈垦等诸君，均为这套丛书付梓花了很多心血。此外，一代宗师谢晋导演艺术观虽与第五代不尽相吻，却十分关注丛书出版，表现了老一辈导演对中国民族电影的挚爱和大度。著名学者、蒙太奇文化艺术学院名誉院长余秋雨教授也从宏观的审美文化视角提示了不少真知灼见。谨在此一并致谢。

历史在不断发展，电影正走向未来，走向一个人们的想象难于揣测、无法描述的世界。对于每个有美学追求的艺术家的说来，一味拘于某种不变的样式，不跳出“某某代”或“某某派”的怪圈，就很难创造出没有任何时代藻饰与偏见的恒久作品来——我们想说，这才是艺术的真谛。

蓦

然

回

首

蓦  
然  
回  
首

蓦  
然  
回  
首



## 晚钟为谁而鸣

张 焱

### 第一章 少年：不乖的孩子

对于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来说，也许，最值得骄傲的并不是水域威尼斯的旖旎风光或戛纳颁奖台上的辉煌瞬间，而是他们在走出电影学院校园的那几年中凝成合力、高举艺术革新的旗帜，栉风沐雨，劈荆斩棘，并以各自强有力的惊世骇俗之作，向中国电影界乃至世界影坛争得了自己的席位。中国电影史上会留下他们的名字：陈凯歌、张艺谋、吴子牛、田壮壮、张军钊、胡玫、李少红……

艺术创造的过程远比成功的那一刹那重要。艺术创造的过程艰难重重，她包孕了产前的阵痛和血腥。艺术家的诞生亦如是。

吴子牛的降临人世，与他后来的电影作品一样“难产”。1953年11月3日这一天对于吴廷坦、梁文俊夫妇来说可谓历久难忘。产房内，梁文俊受尽苦痛折磨，而她腹中的宝贝就是不能安安稳稳地“破腹而出”，产房外，吴廷坦焦灼不安，备受煎熬，最后，大夫借助产钳才把这个名为“子牛”的婴儿费力地拉到人间。

吴子牛的降生有点勉强。仿佛天意使然，他后来当上电影导演后，所有的重要作品都是在艰难纡折中勉强问世的。

论家世，吴子牛的父辈可谓书香门第。吴家祖上出过举人，其祖父擅诗词书画，在乐山一带很有名气。祖父的这些专长在子牛的父辈身上得到发扬光大。子牛的父亲15岁那年离家，徒步从四川走到陕西汉中，报考军校，后又入武汉大学专修美术，解放后在乐山师范学校教心理学、教育学兼任附属小学校长。子牛的母亲梁文俊是医生女儿，毕业于四川大学，曾在成都二中任教，后调回乐山师范学校教现代汉语。

童稚年代，子牛与外婆住在一起，逢周末时父母把他接回。50年代中期，中国在教育文化方面基本上是模仿苏联那一套。每到周末，学校里通常举办舞会，父母也常把子牛及他姐、妹带上。在欢快的乐曲声中，父母翩翩起舞，小孩子们如逢大赦似地，或在舞池中穿梭奔跑，或尽情享用台面上的糖果瓜子。那轻柔曼妙的乐曲声飞出窗外，潜入那一代人的记忆深处。

那是一段怎样令人留恋、缅怀的美好时光呀！每逢节假日，母亲空闲下来时，就坐在风琴旁。随着母亲指法娴熟地拨动，顷刻间，悦耳的曲调便在空气中弥散开来。在这种时候，子牛往往趴在母亲身旁，痴痴地看着母亲弹琴，母亲时或慈爱地瞥他

一眼，有时母亲兴致浓时，还会边弹边唱。母亲是女高音，通常学校里举办文艺晚会，都有她的节目。周末舞会，风琴，温馨的家庭氛围，洒满阳光的岁月。可惜这一切太短暂了。

反右来了，子牛父亲被定为中右，由此，他被革去附属小学校长、师范学校教育教研室主任的职务。在此期间，又一道阴影向他们家逼近：子牛大哥（伯父之子）被打成右派，他们家的门被贴上封条，房子外围的墙上画满了毒蛇。

那期间发生的一件事至今仍深烙在子牛的记忆中。当时，子牛在幼儿园上大班，他家当时住乐山师范学校宿舍，在大渡河边斑竹湾。小朋友来子牛家玩，子牛当然很高兴，他把父母给他预备的点心罐拿出来，把点心分给小伙伴吃，把玩具搬出来和他们一起玩。过了一会儿，小伙伴们要回家，子牛送他们出来，目送着他们走远。突然，有个小伙伴回转身来，骂了子牛一句，大概是狗崽子一类的话，子牛惊呆了，怔怔地望着他们的背影在竹丛中消失，夕阳的余辉抹在竹叶上，明晃晃的，他的心则充满了灰暗、沉重。

这是家庭背景抹在他心上的第一道阴影。

当然，他那时毕竟还是个少不更事的顽童。家里发生的变故，并没有使他终日郁郁不欢。他的文化启蒙教育是在师范附属小学开始的——即他父亲原来兼任校长的那所小学。这所小学实行五年制。也许是子牛从他父母身上承继了比较多的遗传基因之故吧，他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一、二名。但他并不是一个品学兼优的乖孩子。他也和大多数那个年龄段的小男孩一样，有出风头心理，平时好表现自己，还时常会有一些恶作剧的念头。一次，语文老师出了一个词语“连续不断”让同

学们造句，大多数同学交的卷子上写的都是“连续不断的做好事”、“连续不断的看书学习”一类，子牛显然是恶作剧心理作祟，在卷子里工工整整地写下：“×××上课时连续不断的放屁”。这样组合的句子显然属于思想境界不高一类。老师气极了，把他当作反面典型狠批了一通。当老师把子牛的“杰作”在班上公开“发表”时，同学们哄然大笑，齐刷刷地向子牛行注目礼。子牛却不理会老师对他如何看，他只是得意极了，那副神情宛如30年后从柏林捧回了银熊奖杯。

10岁左右的少年大都活泼好动，子牛也不例外。他那时喜欢打乒乓球、篮球，学校里乒乓球台少，而喜欢打球的孩子很多，于是，同学中便时常发生抢占球台的“战争”，这当中自然有子牛掺和在里面。后来，他寻思出了一个先下手为强的妙法：快下课时举手佯称拉肚子，顺带把球拍掖在后腰皮带上，老师摸不清这位创作过“连续不断的放屁”的顽童转眼间变成“连续不断的拉肚子”是真是假，只得放他一马。这一来，子牛可就马到成功。却不料后来换了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及时识破了子牛的阴谋诡计，没有让他出去。子牛心里窝火，便与老师拌起嘴来。不料，那位老师的火气比他更大，他一不做二不休，大步窜到子牛跟前，揪着他的耳朵“连续不断”地把他往外推。其时，子牛的教室在二楼，当老师把他揪到楼梯口时，子牛再也忍不住了，他冷不丁从后腰上抽出乒乓球拍，朝那老师的脸上猛砍一通。刹那间，整座教学楼乱哄哄的，这事当然非同小可，其结果是子牛受到了记大过处分。

这是他降临人世后得到的第一个“荣誉”称号。

他还时常会冷不丁冒出一些奇思怪想。在一次上课期间，他

忽发奇想，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吴华雄，而后，他得意洋洋地把这个雅号写在纸片上。他的邻座是个名叫刘淑一的女同学，子牛让她欣赏自己新创作的雅号，对方显然是不表示认同，她很不恭敬地回了他一句：“你是狗熊！”子牛一听勃然大怒，扬手打了那女同学一记耳光，好端端的课堂上立时大乱，于是风波又起。子牛父亲是从事教育心理研究的，若换了其他家长，像这样的不肖子且捅了这么大的漏子，到家里恐怕是会用棍棒伺候，合该是子牛走运——他捅漏子的结果是为父亲的一篇儿童心理研究的论文提供了一个例证。

艺术家与政治家的分野似乎并不表现在成年后，许多传记表明，大凡艺术家还在孩提时代便有张扬个性的欲望，而一些大政治家则在童稚时期就流露出兼济天下的政治雄心的萌芽。假如他们的传记不是出于代言人的杜撰的话，我相信这个推论可以成立。

吴子牛显然不属政治家坯子。他天性中含有不安于现状的成份，这种天性在少年时期没有节制的表现会产生破坏欲，甚至会走上邪路，所幸他没有这样。他的父母虽不屑于用棍棒与他对话，却很注重与他倾心交谈，并因势利导。这种家庭氛围也许是他学习成绩优异的原因。

小学考初中时，子牛作文成绩名列地区第一名。那一次考试作文题目是《记一件难忘的事情》，子牛写的是小时候和外婆在一起的事，他写得很动感情，且不乏动人的事例，这或许是他取得高分的缘故吧。

以成绩而论，子牛当时本可以考取一中，但一中离家较远，须在校寄宿。他父母考虑到二中离家较近，再者子牛姐姐当时

亦在二中，子牛生性顽劣，好惹事生非，让他俩姐弟在一个学校，好歹有个照应。是故，在 1964 年，他考入乐山二中。

当时，子牛姐姐念初三，在欢迎新生晚会上，子牛姐姐代表学生会用英文致欢迎词。子牛看到周围同学都用羡慕的眼神瞟着台上的姐姐，他心里既得意又自豪。他姐姐倒可说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几门主课考试成绩都是 100 分。也就是从那一天起，子牛在心里暗自下劲：学习成绩要向他姐姐看齐。

入中学后，子牛的学习成绩尚好，但他顽皮的恶习仍然是一如既往。当时乐山二中亦是重点学校，有晚自习制度。子牛由于调皮捣蛋，老师怕影响其他同学学习，便不让他参加晚自习。有好长一段时间，子牛在学校里吃完晚饭，到晚自习开始时，他便得背着书包慢悠悠地踱出校门，他没有直接回家，总是在距学校不远的白塔街等候姐姐。出白塔街便是一片有四个足球场那么大的荒地，这片荒地一直伸延到城门口，出城门又是一片荒坟，子牛担心姐姐一个人走夜路心里不踏实，便留下来陪她。

那一段时光对于子牛来说，既是若闷的，亦带有欣悦。作为他姐姐，她当然希望弟弟的野性能有所收敛，和大家一起参加晚自习，但子牛没能做到，她自然会有些不快，这也是子牛与姐姐在一起相处时内心里隐隐有些不安的原因。但当他们在一起时，各自谈论当天班上的趣事，毕竟也很开心。尤其是子牛在眼巴巴地等候了一两个小时后，看到学生们从学校方向出来，便一路高喊着姐姐的名字，一路小跑着迎上去，而且每一次见面的欣喜都是新鲜的。夏秋的夜晚，凉风习习，荒坟野地里常有萤火虫在飞来飞去，子牛常常忘情地在前头跑着跳着，去

扑捉萤火虫。这时候，落在后面的姐姐总是疼爱地喊着子牛的乳名：“牛牛，当心！”那声音在寂静的夜空中回荡，并永远地留在了子牛的记忆深处。

到子牛念初二时，他姐姐升入乐山一中。子牛一度怅然若失。那与姐姐相伴的一个个朝朝暮暮充满了童趣和野趣，是他黄金般少年时光的印记。姐姐不希望他再惹事生非，他也似乎懂事了，在班上不再逞强任性了。这期间，他对体育的爱好渐渐增强，先是喜欢打篮球，后又对田径发生兴趣，并成为学校少年田径队队员，主攻短跑项目。

日子在平稳中滑过。在子牛那个年纪，除了读书和他钟爱的体育活动外，他基本上属于“两耳不闻窗外事”那一类型。他那时当然不知道，就在那一时期，神州大地上空风暴已在聚集，并很快铺天盖地席卷而来。风暴所过之处，悲剧随之发生。子牛一家亦未能幸免。

## 第二章 弱冠之年：扣问苍茫大地（上）

根据当时的情形，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子牛父亲。当“破四旧”的浪潮席卷全国的时候，子牛还只是觉得好玩。以他那时的阅历，他当然不可能意识到灾难已经在向他们家逼近。

一天，子牛刚和同学们上街闹革命回来，兴奋劲还没有减弱，却忽然看见家门口围满了人。房子四周的墙上、大门口都被大字报糊满了，靠墙、门口约二尺的地方，四周都用绳子围着，靠大门的右下角留了一个小洞，人要进去就得从洞口爬进